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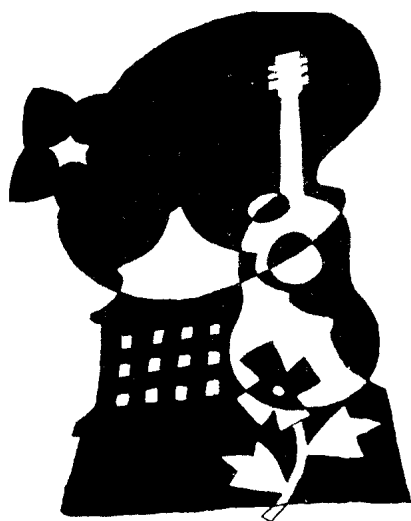


简

人的艺术

李国文著

群众出版社



马

李国文著
人的艺术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刘兆田

骂人的艺术

李国文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23 千字 插页 4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117-4/I·397 定价:5.50 元

印数:00001—21000 册

贾政的《生的门客》

李国文

“生的门客”是旧诗用过的外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感伤。但
又不尽此义，还含有一点忧都、
淡然的哀愁，和无可奈何的
在《红楼梦》里，那位既不
角，但也不是配角的贾政，自
然是这样一个调子的角色。
也算不上一个悲剧性人物，因

小 传

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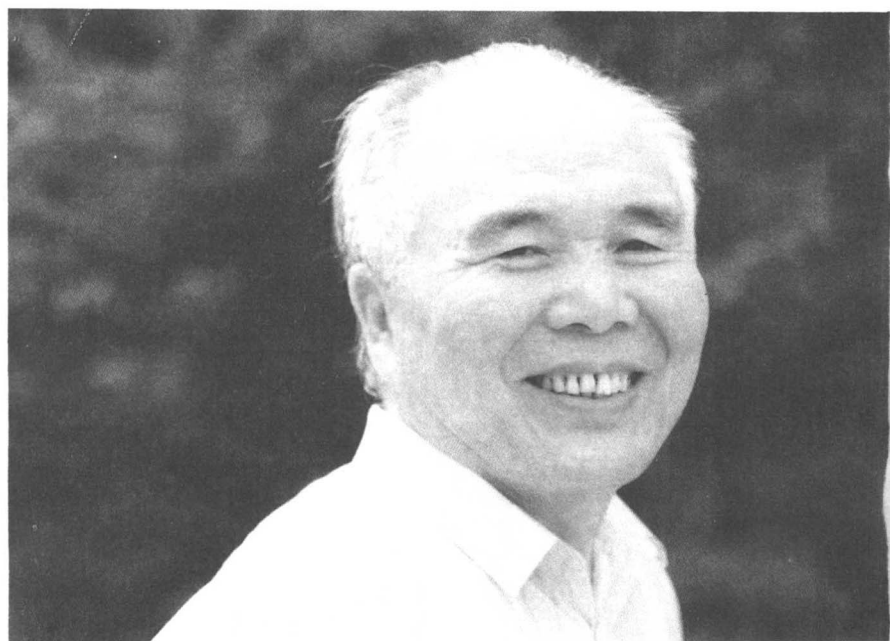
1957 年发表处女作《改选》，引人注目，并由此罹祸。

1979 年再度发表作品。以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和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的强烈反响，重新回到文坛。随后，另一部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问世，因几与时代同步而受到读者欢迎。

《危楼记事》是他又一部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长篇小说，其中首篇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系列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也获得很好的评价。

他还出版了小说集《第一杯苦酒》、《电梯谋杀案》以及《莎士比亚传》和《重新评点〈三国演义〉》等著作。

他的小说，曾被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出版。



李國文

冲浪者的乐趣（代序）

我喜欢大海，更憧憬逆潮而上的冲浪者。

我喜欢大海，并不因为生在海边，长在海边，对海洋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也不因为曾是水手，当过渔民，日出而作于斯，日入而歇于斯，产生的那种职业性的依恋。当然更不因为那海洋的蔚蓝色彩，存有绘画的欲望；因为那海洋的辽阔，而想引吭高歌；因为那海洋说不尽的沧桑，生出诗人的浪漫，才对大海怀有那份欣喜，那份激动的。

说来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之所以喜欢大海，只是由于我在万仞群山中，呆过了太长太长的时间。山，几乎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大半，因此，一旦发现站在那一望无垠的海边，双眼不再四处碰壁时，那种开阔感觉非个中人能够理解的。你愿意看多远，就看多远，你能够看多远，就看多远，这畅快，这自由，这无拘无束，这水天一色，极目无穷的大视野，是在

那抬头见山，低头见山，差一点会被大山碰着鼻子的局促狭窄环境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感觉。

从此，我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大海，走向大海。当你迎着潮头，踏着浪花飞沫，被那扑面而来的分不清是水，是雨，是风，还是雾的浑沌着的一切湮没的时候，你就和海洋融合在一起了，这份亲密无间，这份不分彼此的感情，是在群山中难以获得的。

傲立的群山，却永远是冷冰冰地拒绝。

海无静时，在不停地运动着，有它温柔的时候，也有它愤怒的时候，因为它无遮拦地展现自己，你可以把握住它。山是峻然的沉默，它奥秘地深藏着自己，所以它是叵测的，也是不可知的。甚至在它地下的岩浆，即将冲决而出的最后一秒钟，也像此前千百万年一样地不动声色。

虽然，海水有一份咸，有一份涩，有一份腥，但更多的却是那难得的清新和温馨。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弄潮儿，乐于嬉戏于风口浪尖之上，呼号着，厮扑着，沉浮着，挣扎着，寻求那片刻的凌云直上的愉悦，腾云驾雾的心醉，飞越浪峰的飘飘欲仙，和达到顶峰时所不由自主产生出的，像风之神一样地驾驭着大海的主宰感，那种人生难得几回搏的滋味，莫过于此时此刻体会得最为深刻的了。然后便是倾巢而覆，一落

千丈的沉没，浪噬得你喘不过气来，水缠得你转不过身来，漩涡会要了你的命，沙石会要你付出代价。总之，你得到了，所以，你要付出；正因为你本来打算付出，所以，你也就能够得到。

这是一种公平的游戏。

也就是我最憧憬的冲浪了。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无不以胜利结束赛事。很少，像冲浪者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似乎是很奇怪的行为，没有香槟酒，没有到达终点的掌声，没有世界记录，甚至既没有严格意义的对手，也没有密切配合的队友，不论你在浪峰上多么出色的表演，最终滑板离你而去，你被巨浪吞没为止。尽管如此，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向大海冲过去。

我想，失败，也许是冲浪运动的巨大魅力了。

正因为知道必然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也要去搏一搏，那显示出的，不仅是一种勇气，而且更是一份庄严。

正因为并不回避这个失败的现实，而能在失败以前，作出尽可能的努力，追寻到难得的极致，这种挑战精神，这种无畏意志，不也是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吗？

正因为知道要失败，敢于去尝试，去冒险，而且

还知道，失败了以后，尽管可以重新开始，但等待着的也仍旧是失败，却继续奋斗下去，毫不气馁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身到大海中去，这一往无前，不畏强势，略无踌躇，赴汤蹈火的搏斗，不也能使人体味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吗？

这也许正是冲浪者前赴后继的原因所在了。

大海就在面前，若不是懦夫，谁能不懂憬这份冲浪者的乐趣呢？

1993. 4. 20

目 录

冲浪者的乐趣（代序）	（1）
宝钗这个人	（1）
贾政的“生的门答”	（10）
小奴才茗烟	（21）
天下第一老太	（33）
贾芸写效忠信	（48）
大观园分房记	（57）
挨骂的艺术	（64）
了不得的王夫人	（70）
刁奴与恶主之间	（79）
从《女吊》侃起	（88）
巴西木	（97）
由敦诚、敦敏赠诗想起	（100）
过气	（109）

点鬼簿.....	(117)
不，或者不不.....	(122)
借光.....	(129)
人和吃.....	(132)
智慧之美.....	(141)
语言的误区.....	(146)
君子兰.....	(152)
弄堂英雄.....	(157)
爬格子的游戏.....	(161)
最佳之计.....	(168)
要么回家，要么闭嘴.....	(172)
海人不倦.....	(178)
龙多不治水.....	(182)
匹夫董卓.....	(185)
五斗米、华轩、折腰及其及它.....	(193)
写多写少.....	(198)
洋月亮又来了.....	(203)
观鱼.....	(209)
不朽红楼.....	(214)
乘电梯想起的.....	(219)
可怜父母心.....	(224)
狗德.....	(228)

酒好在哪里..... (233)

编者的话..... (237)

宝钗这个人

先从香菱学诗谈起。

香菱有点儿呆，但挺可爱，她想学做诗，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很类似今天的文学青年。但那时没有作家班或函授之类给予学习机会，所以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便向她的主子提出来，要薛宝钗教她做诗。

薛宝钗的诗写得蛮好，至少与林黛玉不相上下。她俩在文学观点上的唯一区别，一个把诗当作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把诗当作目的，“冷月葬诗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则是毫无疑问的女作家，应该说是一流的。当时，大观园里的众姐妹，除了“一夜北风起”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以及理论基础知识。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虽有一份邸报，但仅抄发官方文告，不办副刊。不过，这也好，省得她们犯错误。

乾嘉之际，文字狱也怪吓人的。

香菱学诗，来得有些突然。即使巨匠如曹雪芹，也难免白璧微瑕，好象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但大概他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不会多识几个字的。不过，曹雪芹是文学巨人，即或如此，尽管谈诗论文，还是使读者身临其境，若睹其人，看出薛、林二位文学观点的歧异，和她俩人生悲剧的呼应，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了。

香菱虽呆，还不至于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说不上是门户之争，派别之争，她还是找到宝钗张嘴，因为她是她的主子。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截然不同。后来香菱登门拜师，林黛玉欣然允诺，连讲课费都不要，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薛宝钗非常讲究生存哲学，认为香菱的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照会各方，以求关照，学诗大可缓一缓。不过，她也不特别压制，表现得很宽容，按说她完全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放在今天，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

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

我也不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文人相轻”的老传统，那种嫉贤妒能，独领风骚，只许自己活，不准别人活等等文人的诸多恶习，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能讲薛宝钗无动于衷。

她说话了：“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这种嗔怪本身，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要学，应该向她学；要教，也该由她教。这话冲林黛玉而发，大概不错。

香菱写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够呆的，竟先送交这位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宝钗只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至于怎么不好？应是怎么个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词。而且针对黛玉：“看她是怎么说？”看起来，不算十分与人为善。至少，这是让人难堪的沉默。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银非水”脱稿，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第一，说题目要改一改，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第二，她说：“也罢

了，原是诗从胡说来。”一下子把写诗的人，教诗的人，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似乎是在开玩笑。看来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较劲。幸好大观园里不成立诗人协会，否则，主席这职位谁来担任，还颇费踌躇呢！

不过，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角力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不发表评论，声严色厉；也不划地为牢，泾渭分明。而在其它方面，对不起，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虚观打蘸，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贾母眼熟，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宝钗说史湘云，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探春说宝姐姐有心。接着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是有点神经质的。不过，薛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退让了。

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使林黛玉着实得意，这在她眼中看来，均势明显失衡，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让他们领